

白鹭翩翩起汉江

陈绪伟

一条汉江活水来，清澈碧绿向东去。每每清晨时分，江面总是浮着一层薄雾，那是江水一夜梦醒后呼出的气息。一对对、一群群白鹭，也在这时飞来，抖落一身夜露，将修长的颈项舒展开来。

这些洁白的生灵，天生懂得与汉江和睦相处。它们的趾爪轻轻点在浅滩上，不惊动水底的游鱼；它们的羽翼掠过水面，不扰乱江流的节奏。白鹭是汉江的知己，知晓每一处漩涡的脾性，认得每一片沙洲的轮廓，也珍爱江岸的绿树花草。

汉江边的安康城，我家也居住在这里。每当东方破晓，这窗外翩飞的白影，就将我从房屋里“拽”出来，引领我前去滨江大道、去行走河堤公园、去漫步江边林荫小径、去近观清澈见底的沙滩……江水粼波，浪花翻滚，一只只洁净修长身形的白鹭随处可见，它们或静立浅水间，或飞翔在江流上，真可谓是“晨江白鹭图”画卷的感觉。

晨光温和明亮，白鹭最为忙碌。它们先是独立浅水，凝神静气，东张西望；然后缓步徐行，搅动微波，看鱼儿潜游；其啄捕鱼儿的姿态，最是美观动人——忽而曲颈如弓，忽而振翅若扇，只待银鳞闪现，长喙便如利剑出鞘，“唰”地激起一串晶莹的水珠，鱼儿便被衔到嘴中。它那长颈伸嘴向天，鱼儿身尾还在摆动，却不急于吞下去，总要先将鱼儿身姿随嘴调顺，方才优

雅咽下去。

正午汉江泛金光，白鹭从容显斯文。此时白鹭，有些三三两两聚在江边沙滩上，交换着单足而立，就那样闭目养神；有些三五一群暂歇在大桥河墩上，慢条斯理地梳理羽毛，似乎每一根飞羽都要照顾周到；有些飞出江面栖息在河堤园林树枝上，偶尔相互轻啄，却是闲来无事的嬉戏；还有些白鹭爱站在江心凸起的沙洲上，远远看去像一团白云，浮在江心水面上。此刻的江水也温柔，轻轻拍打着岸边的卵石，像是为它们哼唱的摇篮曲。

当夕阳将江水染成琥珀色，白鹭们一一展开宽大的翅膀，向东向西朝南朝北地翩翩归巢。它们飞行的姿态别具一格，宛如汉江上空流动的美丽诗行。时而排成一线，时而散作星辰；时而三五一群，时而成双成对。静观白鹭飞行姿势，双脚向后伸直，远远突出于尾后，两翅缓慢有力地挥动，从江面飞抵到河堤两岸，缓缓消失在园林深处。待到夜色四合，它们便将皎洁的月光披作寝衣。

水是生命之源，白鹭是爱干净的鸟。汉江是“一江清水供北京”之源，还是鱼虾潜底的丰富水域。如此汉江，不仅为白鹭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食物，也为其他鸟类创造生存栖息的良好环境。一年四季轮转，白鹭与汉江相惜的对话从未间断。春日里，它们在两岸新绿的花草树

林间筑巢；盛夏时，它们在葱翠浓荫下纳凉；秋风起，它们与飘落的黄叶共舞；冬雪至，它们化作江畔最生动的雪雕。纵使寒来暑往，江水涨落，这份相守始终如一，不舍不弃，相护相依。

白鹭是群居的鸟，喜爱成群结队。每日天亮后，白鹭由栖息地飞往江边、沙洲、水潭；傍晚再一起进入竹丛、树林中，成群栖息在高大树木的顶部。若在朦胧月光夜色中，可见树冠上仿佛落积了一层雪。白昼在低处觅食，夜晚将自己安放于高处——我无意间联想到，人与白鹭相仿，白天俯身劳作，晚上休闲喝茶，或看书听音乐，抵达精神的高地。

白鹭翩翩起汉江，我恍然大悟，百鸟能否安全自由地生存繁衍，是评价一个地方优劣的标准之一。白鹭是安康“江城”的象征符号，因为翩飞的白鹭，安康城则给人以宜居的现实观照，还给人一种旷世写意的艺术美感。

如今的汉江两岸，虽已是高楼林立，霓虹闪烁。但这些白色的精灵依然保持着亘古的优雅，在都市的缝隙中延续着它们诗意的生活。或许在某个清晨，你漫步汉江河畔，会遇见一只只白鹭正凝视着水面。那一刻，你会明白，汉江最美的风景，从来都是这些与江水共生共荣的白色诗行。

这正是：一江汉水白鹭飞，两岸青山草木蔚；莺啼鹧鸪生态景，风清日丽江城醉。



壶口瀑布 徐云杰 摄

西岳华山赋

靳艳军

维太华之雄峙兮，镇雍州之西偏。接终南以为脉兮，控河渭而滔天。肇鸿蒙之开辟兮，历亿载而巍然。攒太华之三峰兮，削芙蓉于云间。若夫朝阳浴日，莲花承露，落雁摩穹，三峰鼎峙而凌霄汉；云台凝黛，玉女流泉，毛女栖烟，诸岫环拱以卫中天。尔乃地轴分野，星缠井鬼，当秦晋之要冲，扼关河之喉咽。昔者巨灵擘山，导河自龙门以出；虞舜巡狩，柴望于秩宗之典。此固天造之险，神设之雄，足以表坤维而镇华夏者也。

溯其形胜，则拔地五千仞，摩空一万寻。岩嵒嵯峨，若剑戟之森列；石骨鳞峋，似猛兽之蹲踞。东望崤函，见千古兴亡之迹；西眺陇蜀，接万里风云之气。南俯秦塞，沃野千里，隐然见长安宫阙；北临晋坂，长河九曲，依稀闻鹳雀涛声。至若四时之景，各有其妙：春则嘉木葱茏，野花烂漫，山桃映崖而红绽，溪柳拂涧而绿牵；夏则云蒸霞蔚，瀑泻珠跳，赤日当空而林樾含凉，骤雨初歇而岚光欲滴；秋则天高气清，霜染层林，苍松凝黛而不改，丹枫灼锦以争妍；冬则琼楼玉宇，雪覆千峰，冰渐挂树若瓔珞，寒雾漫谷似云烟。朝则曦光穿窬，若金蛇之飞舞；夕则余晖映壁，如丹霞之铺延。阴则雾锁层峦，咫尺不辨；晴则景澈万壑，表里俱见。此其大观也。

若夫登陟之险，世莫与京。自玉泉院入山，历五里关、莎萝坪，渐入佳境。过毛女洞、云门，径益仄。至青柯坪，始见太华之端倪，然距峰顶尚远。由此上百尺峡，危崖壁立，凿石为级，仅容半足，仰视则天开一线，俯视则深渊千丈。旁有铁索，扞之而进，屏息凝神，不敢他顾。过千尺幢，更甚于此：崖如刀削，级似蚁缘，仰视则一线天光，下临则不测之渊，游人相牵，若蚁附壁，稍一失足，便堕幽冥。复经老君犁沟，沟深不见底，路狭仅容身，相传老君驱牛犁石而成，至今石痕宛然。及至北峰，稍得喘息，然此犹山腰也。北峰曰云台，孤峰特起，三面绝壁，唯南可通，昔韩信曾屯兵于此，有“韩信点兵”之迹。

由北峰而上，经擦耳崖，路窄仅容一人，旁临深

谷，游人过此，须贴崖而行，耳似擦石，故得名焉。再上苍龙岭，其险更甚：岭长百丈，宽不盈丈，两旁峭壁万仞，下临无地，中唯一路，若龙脊之突兀。相传韩愈至此，见其险绝，恐不能返，乃投书而哭，故有“韩退之投书处”。今岭旁有铁栏，游人扶之可上，然心悸魄动，犹不能免。过五云峰，经金锁关，关扼三峰之要，两侧铁链，挂满金锁，皆游人祈愿所系，锁锁相扣，灿若星河，风吹作响，如环佩叮当。由此分道：东上朝阳峰，西趋莲花峰，南登落雁峰，皆为绝顶。

登朝阳峰者，经仙掌崖，崖上有石纹，似巨掌，相传为巨灵擘山所留。峰巅有朝阳台，凌晨观日出，最为奇绝：初时，东方微明，渐而霞光万道，一轮红日，如巨盘涌出于云海，光芒四射，映天照地，群山皆为紫翠，万壑尽沐金光，游人叹为观止。登莲花峰者，路经玉井，井深不可测，相传有莲华出水，服之可仙。峰巅有石，状如莲花，故名。上有翠子宫，宫旁有下棋亭，相传宋太祖与陈抟赌棋，输此华山，至今石枰犹在。登落雁峰者，路最险，经长空栈道，栈道凿于绝壁，下临深渊，仅容一人侧行，旁有铁索，游人系绳而进，步步惊心，如履薄冰。峰巅最高，曰落雁，以鸿雁至此亦难飞过也。上有老君洞、炼丹炉，传老子曾于此炼丹。伫立峰巅，俯瞰群山，皆如培塿；远眺河渭，若银带缭绕；仰观宇宙，则天风浩荡，云气茫茫，使人有遗世独立、羽化登仙之感。

此其险也，然正因其险，故历代登临者，莫不感慨系之。昔黄帝问道于广成子，驻蹕于此；尧禅舜，舜禅禹，皆于此柴望。秦始皇帝巡狩，勒石以纪功德；汉武帝幸河东，祠于西岳。历代帝王，或亲祭，或遣使，尊为“西岳”，载在祀典。文人墨客，更是接踵而至：李白“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写尽其雄；杜甫“西岳崑崙何苍莽，诸峰罗列似儿孙”，道尽其尊；王维“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绘尽其远；韩愈“太华峰头玉井莲，开花十丈藕如船”，状尽其奇。其余如白居易、元稹、苏轼、陆游之辈，皆有题

咏，篇什之多，汗牛充栋。

若夫古迹传说，则不可胜数。玉泉院为登山之始，传为陈抟隐居处，院内古柏参天，泉流潺潺，有希夷洞、无忧亭，清幽雅致。镇岳宫在华山西峰，始建于唐，宫内有玉井，水味甘美。东道院、西道院，皆为道士栖止之所。更有沉香劈山救母之说，其迹在西峰，巨石中裂，如斧劈然，旁有铁斧，相传为沉香所遗。又有吹箫引凤之事，萧史弄玉，乘风而去，其台在中峰，至今遗址尚存。凡此种种，或载于史册，或传于民间，皆足以增其传奇，添其神韵。

至若宗教之盛，亦为西岳之特色。华山为道教名山，属“五岳”之西岳，为“第四洞天”。自黄帝问道始，道教在此薪火相传。历代高道，如陈抟、郝大通、贺元希等，皆曾在此修炼。山中道观林立，香火鼎盛，晨钟暮鼓，与松涛泉鸣相和，实乃方外之境。佛教亦尝在此弘法，有法华寺、竹林寺等遗迹，虽今已不存，然佛道相融，更添其文化之厚重。

论其人文，则华山之险，亦育其民之勇。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在此留下足迹。秦末，刘邦、项羽争雄，韩信屯兵云台，暗度陈仓；汉末，曹操征马超，曾驻军于此；宋末，岳飞抗金，欲由此图关中；明末，李自成起义，曾转战华山之麓。近代以来，华山亦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曾在此阻击日寇，留下可歌可泣之事迹。此山之险，不仅为风景之奇，亦为历史之见证，民族之脊梁也。

嗟夫！华山之雄，在于其拔地通天；华山之险，在于其悬崖峭壁；华山之奇，在于其鬼斧神工；华山之韵，在于其人文荟萃。登其峰者，莫不心胸开阔，豪情顿生。观宇宙之浩瀚，感人生之须臾；思古今之变迁，悟世事之沧桑。

今者，索道凌空，天堑变通途，昔日畏途，今成坦途，四方游人，络绎不绝。然登临之际，当思古人攀援之艰，当惜自然造物之奇，当感历史文化之重。愿此太华雄姿，永镇西陲，与日月同辉，共山河不朽！谨作此赋，以颂其美。

时间的终点

李志瑾

问问时间
可是去哪儿找它呢
世界被我们习惯地切开
并伴以装饰
无意识地把思想和行为
禁锢在符合既定逻辑的空间里
我在午睡的时候
太阳点燃了空气
等拿起诗集
眼角扫过中文的注释
窗外已经阴云密布 狂风骤起
谁能说清楚

其中讲述的生活
与此刻的天空是什么关系
故事怎样开始，
过程又如何设定
不必去留意结局
就像没人关心时间在哪里停滞
执意要去远行的我
不知不觉又回到了起点
打开的诗集
还是最后阅读的那一页
在这里
我仿佛找到了时间的终点

检修场上

黄冰

弧光割破晓天斜，
几昼时轮转眼过。
吊臂悬空擒铁蟒，
焊枪点水绽银花。
红妆褪尽换工装，
面罩遮颜意气扬。
火线穿针连法兰，
金鳞缀甲护容光。

晓色苍茫塔影重，
千钧闸门待开封。
扳手旋开星月锁，
管钳持断锈尘踪。
安全绳系云边鹤，
检测仪探地底龙。
对讲哪哪传捷报，
朝阳已上最高峰。

高温断想

谢红江

渭河的波纹被烈日焊成铁鳞
秦岭山脉在热浪中褪去青衫
43摄氏度的高温将古陈仓锻成烤炉
我坐在空调吐着霜雪织就的冰茧里
窗外却沸腾着另一场生存

在钢筋森林里 二哥挥汗如雨
他的脊梁是烈日下弯曲的麦秆
安全帽边缘滴落的盐粒
正渗入父亲当年犁开的黄土

键盘在指尖敲击出冰冷的符号
公文上的墨迹染成责任的重托
而我的灵魂却被热浪穿透
天堂的父母是否知晓这人间的炙烤

43摄氏度的炙烤让时空坍塌
也把记忆淬炼成永不褪色的盐
空调房与夏田在温差中对话
我起草公文上的每一个字符
都应成为遮阳的云朵
为民生的沟壑填上一捧清凉

我听见瓦刀与锄头在血脉里交响
母亲缝补的月光织成工地的防护网
她种植的玉米在阴间长出金穗
父亲的草帽裂口漏下的风
此刻正为城市降温
在每一个滚烫的手脚架上盘旋

大哥在烤炉般的厨房里劳作
烟叶在蝉鸣的灼热中蜷缩成卷黄

乙巳年大暑有感

春 草

柳上蝉嘶鸣，
槐荫几老翁。
绿塘荷正艳，
岸径满苍葱。

街巷熏蒸蒸，
夜深难入梦。
道寻何处适，
祛暑入林中。



草原秀色 马卫兵 摄